高肇

胡國珍　于勁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太渤海脩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冀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徵肇

兄弟等録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
禄大夫賜爵渤海公詔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
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
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慶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
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
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
間富貴赫弈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
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
尚書大中正尚世宗女高平公主遷尚書令

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
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
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無
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
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
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
爲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
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
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

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
龍門外廡下忽忽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
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衙軸每事
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
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
昌初遷司徒雖貴聲台鼎猶以去要快快形乎
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瘥三
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
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

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
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
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
門外無故驚倒轉卧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
肇出惡焉四年世宗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
征南將軍元遥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
哀愕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
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
直至闕下哀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盡哀太尉

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涉庶事與領軍于忠密
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宿刑豹伊瓌生等十餘人
於舍人省下肇突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
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
入省壯士掩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
書未及便至自盡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
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厠門出其尸歸家初肇
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言
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

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
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
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
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
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
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
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龍飛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

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世宗同母妹也拜駙
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
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帝時復贈
太師大丞相録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
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
爲喪主尋卒無後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
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
其女爲貴嬪及子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爲皇
后二年入坐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
又以功績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拜征虜將
軍世宗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
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
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

公三領軍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尒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守高平郡都將卒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達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世祖克統万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即靈太后也肅宗踐祚以國珍爲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甲第賜帛布綿穀奴婢車馬牛羊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

爲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尚書令任城王澄奏
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矚宜出入禁中參諮
大務詔可乃令入決万幾尋進位中書監儀同
三司侍中如故賞賜累万又賜綿綵八百疋妻
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極豐贍國
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
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
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
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
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
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
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
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
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至其第宴會極
歡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
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
墳塋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
光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

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
長丞奉守令秦太上君未有謚陵寢孤立即
秦君名宣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
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
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又妻拜
爲老而難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彊禮拜至於出
入侍從猶能踰馬據安神龍元年四月七日步
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
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
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
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
蠶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
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
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
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
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

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
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規大臣
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
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
威訓國珍故以為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塋舊
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
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為在此安
厝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
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憫忽太后
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劇
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
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
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
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
太尉公司州牧虢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
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
轀輬車諡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
又詔贈國珍祖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

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
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
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
國珍無男養兄眞子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
子祥
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
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肅宗服小功服舉
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朞葬於太上君墓左
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
東平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
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
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
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
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眞
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
爲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
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

尚書事論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义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
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义事發又殺車渠等
虔坐遠徙靈太后及政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
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嘗致諫由是後宴謔
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
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
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
輿送於郭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孝隱隴西人尚書僕射沖之長子性溫
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龍袞父爵清泉縣侯累
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
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紀祖諱
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
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
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尒朱兆入洛乘輿幽執
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

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禄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輕薄無行尒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遠其間或不斃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魏書八十三下

魏收書外戚傳下亡史臣論全用隋書外戚傳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魏書八十四

梁越　張偉　平恒　常爽　張吾貴　孫惠蔚　董徵　盧景裕　李同軌

盧觀　梁祚　陳奇　劉獻之　劉蘭　徐遵明　刁沖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群凶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宇有德之流自彊蓬華鴻生碩儒之輩抱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斯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爲遠矣

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改國子爲中書學于立教授博士並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
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建明堂辟雍尊三老
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
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
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
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佩典章閑歷詞翰莫
不慶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
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
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廣宇未立而經

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齊趙魏之
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介者猶數
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子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
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
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二年乃
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
四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
存無幾永熙中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
祭酒劉歆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

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咎有所說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其知名者附列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即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爲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子弼早卒

弼子恭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爲監國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

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書加散騎
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闕初中山
襲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
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
百人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
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
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

嶮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
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
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
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
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皇子
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
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
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

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
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
郎出爲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
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
者風而無當世之士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
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
年雖羇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
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爲李訢所排
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
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
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
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
通宦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

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
降之緒皆撰録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
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
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
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産衣食至常不足妻子
不免飢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祕書丞時高允爲
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定廣平程駿金
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
俱爲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

也恒即劉彧將軍王玄謨舅子恒三子並不率
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
而哭不爲營事婚官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
得及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
每以爲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
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
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
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大和十年以
恒爲祕書令而恒固請爲郡未授而卒時年七

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祕書令史稍遷荊州征虜府録
事參軍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
八世孫祖刃仕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
孝髫齓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
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
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
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監游雅
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
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
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
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
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天
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
因以為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
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
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

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
可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
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
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勑以奇付
雅令銓補祕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冗
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
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
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
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
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
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
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
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
對碑史事乃郭公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怨
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
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
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
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

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
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擥破而歎曰吾不度來
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
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
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
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
時政所宜言頗忠王清河王懌稱美之奇所注
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
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
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
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
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
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
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
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
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
征伐爲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

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
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
左僕射元賛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
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奬
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
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
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
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
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節顏冉大賢也講藝以
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
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先王之訓天下也
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
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
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
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

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
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
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
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
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
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
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
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易受
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
一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
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
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
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
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
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
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
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

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
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
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
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
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
古爰古參古脩古
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卓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惠口辯身長八尺

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
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
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
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
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
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
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
爲我一說蘭遂爲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
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

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

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
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忍當異君
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愚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昌邑武遂人也小字陁羅自言
六世祖道恭爲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
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三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
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
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
廉對策於中書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
稱其英辯因相談屬爲中書博士補尚書宗博士
閭被勑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
請集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
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
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
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幸議告類之禮及太師
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
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
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嘗從容言曰道固

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洎澮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世宗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

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
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
文光於麟閣斯寔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
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
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絶漢興求訪典文
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
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
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
低行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

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廁班祕省忝官
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
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
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
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
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
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
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
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

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
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
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
黃門久之正黃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
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
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
之勞封寧強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肅宗初出
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
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
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
號惠蔚法師焉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
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
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
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
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

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眞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

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
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
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
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爲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
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
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
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
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
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彝雕鏤

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
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
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
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
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
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録將踰萬人固已企
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客
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
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

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堙沒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昊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親承顧眄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諠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

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入琁華官令孫惠蔚
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
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爲司空
司徒引徵爲長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爲倉曹參
軍出爲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爲太尉司馬
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
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
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
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
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
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
義爲之啓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
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
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沖字文朗渤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
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

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喪後便志
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
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
監厨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每師
受之際發情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
諸經偏脩鄭說陰陽圖緯筭數天文風氣之書
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
訪以疑義沖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
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沖爲功曹主

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
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沖雖儒生
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
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
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沖曾
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
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椁其有生則不
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籧篨裹尸
倮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

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輀車止用白布為幔不加畫飾名為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沖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雅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為太儉貽書於沖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荅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為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

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探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

祭以大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一營甘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

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旨素自
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
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
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
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
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
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
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
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

儀言行雅見嗟嘗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
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
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
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
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
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
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
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
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

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法易大行於世又好繹氏通其大義云竺胡沙門道悌每論諸經論輒託景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忘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辜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高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皃壯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

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脩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勑同軌論難音韻開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勑祭酒劉歆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紊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

常侍使蕭衍衍深躭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
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
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
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
子甚加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
同軌夜爲說解四時恒尒不以爲倦武定四年
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
悼贈襚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

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
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
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閒時有漁陽鮮于靈
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
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
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
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
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
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

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
無不詳練尤長筭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
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
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毆歷節氣後辰
下筭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
騎校尉張洪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
歷世宗詔令共爲一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
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歷志累
遷奉朝請臨淮王彧征蠻引爲騎兵參軍後

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歷甲寅[illegible]
帝辛卯徙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脩之各爲一
卷傳於世建義初勑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
安三年以前造歷之勳賜爵長子伯遭憂解任尋
起復本官元曄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
元年沙汰侍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
征虜將軍中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
郎仍以典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
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

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轉中軍將軍通直
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
景溫子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
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
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
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
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
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户所宜訪
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

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由奏取定
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
南將軍尋爲侍讀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
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
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四年與兼騎常侍李諧
兼吏部郎盧元明使蕭衍衍散騎常侍朱异問
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
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
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

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
興昆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
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
月也异遂不荅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
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
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之說
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
明卿自不見見卿録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
言豈非自相矛楯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

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
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
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荅蕭衍親問業興曰聞
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爲
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
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
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
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
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分其故地屬

之二公名爲繫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
由八公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爲諸侯之時所化之
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
分封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
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意乖業興對學識
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
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正月衍言何以
得知業興曰案尚書候漚行篇云日月營始
故知夏正衍又問堯九時以何月爲正業興對自
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
即是正月曰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
堯典何得二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
正不同言時節者此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
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
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
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槨原壤叩
木而歌曰久矣不託音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
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對孔子即

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
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
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
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旨之小節廢
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
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
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
以書原壤之事垂法万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
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

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
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
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事省詔右僕射
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
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歷時見施用復預議麟
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
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每出征討時有顧訪五
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
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歷以五百爲章四千四

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遂以己未爲元始
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
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
六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
帖其家所有垂將万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
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恩氣人有急難委之
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
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
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
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
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
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
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
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
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

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魏書八十四

高氏小史儒林傳無刁沖盧景裕李同軌三人史目錄皆有之此卷刁沖盧景裕傳全錄北史非魏收書史臣論亦出北史北史全用隋書儒林傳論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魏書八十五

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溫子昇

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喆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

東都之下班張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
興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
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
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
以頡頏漢徽掩跱曹劉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
冠仰止咸慕新風書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
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秉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飛弟也博學儁才性
不矯俗篤於交友飛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
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都兵郎中
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
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
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為朝
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
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愛懌所愛賞懌之文表
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
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

辟主簿性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嫉
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
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
博陵太守
裴敬憲字孝虞濟東閒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
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
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
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天之司州牧高陽王雅
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
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
聲甚重後進共慕之中山閻將之部朝賢送於
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
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二十三卒人物甚
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
熾所過殘暴盡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
物所伏如此永嘉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儁才舉秀
才射策中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

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
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渤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
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
脩起居注兼廷尉監爲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
中京兆王西征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還
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
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
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
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
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
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
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
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
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
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
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

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討絳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大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爲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踈傲久不徙官曾爲豁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湊疾雖桐君上藥有時致効而草木下性實縈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

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託名懿情寄之風諷矣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構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槊擊挾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留宿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皆歎惜焉伯茂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五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敘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

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
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
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巒弟偉之子幼孤見
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蕭寶夤以車騎
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子明爲東閤祭酒委以
文翰在軍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
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脩起居注太昌初除中
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

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
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
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
温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閒天平初
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
鄉里既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
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
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
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

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
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
外遊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
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
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瞻軍騎將軍都官尚書
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録

温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
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
參軍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瓛精勤以夜繼晝晝
夜不倦長乃博覽見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
賤客在焉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
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淵怪
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
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
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

避難歸國客于濟陰冤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
世寒素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
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瓛精勤以夜繼晝晝
夜不倦長乃博覽見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
賤客在焉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
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淵怪
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
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
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

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荆州事引兼録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末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黄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荅之敏速於淵獨沈思曰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實盈滿子昇取絹四十匹及淵淵爲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録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

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
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
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
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
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
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爲隨我北
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
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
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

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爲
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
子昇復爲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
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尒朱榮也子昇預
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
問是何　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勑榮不視之尒
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爲侍讀兼舍
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
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皐寫子昇

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揚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敝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子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綃素感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

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
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
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
希矣至如温床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
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温爲楊難當司馬初符
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
養餁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
糶之琰遇見切責勑留輕粃嘗送子應冀州娉
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
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
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令送還
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爲兗
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
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
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
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
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絶鹽粟斷諸滋

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
鄉葬焉
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
刺史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
擊便即致死眞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
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
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
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

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
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
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
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爲散騎常侍
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
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
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
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

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
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
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
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
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
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
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
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
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
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
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
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
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勑集
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

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
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
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
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
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
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
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
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
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

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沈屈兵伍而操
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
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
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
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
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
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
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

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爲隔絶承宗性至孝方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髮髽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髮髽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絶聲

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
其門閭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鬚髮墜落水漿不入口
吐血數升詔表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
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
標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
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
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
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
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
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
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
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
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
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烏巢於崇屋乳養三
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

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史臣曰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知日禀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奬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魏書八十六

魏收書孝感傳亡惟張昇事出宗諫史目與北史小異高氏小史不載昇事迹案小史孝感節義良吏列女閹官五傳敘目并傳與正

史及諸書目次敘前後不同惟楊九齡經史目錄與小史同九齡撰錄皆在殷仲藏宗諫等後是時正史已不完往往取小史爲据故同之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魏書八十七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大義重於至閒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怏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僉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頃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襠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

狂豎肆虐勇志莊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疋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眞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朞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牓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

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万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illegible]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爲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勑勒部人蛭拔寅兄地千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

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執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宗長生文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既受獻長生曰爲臣內附金銀寶器奉之至羅輒盡臣禮何得口云無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殺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之中兵衛之曰汝能爲我臣則活貳其不降殺汝長生與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大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爲魏鬼不爲汝臣至羅彌怒

絶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
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
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
生河内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
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
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
家財殯葬爲制總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
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孤供養伯父母以孝
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
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兆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
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粮盡城陷
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
謚曰忠
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

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
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
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眞
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
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
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奬
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晦城
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
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
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
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
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
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
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
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

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
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
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
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
刺史邴虯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劒文熾圍之虯
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
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劒未陷乃將珍寶至城
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
[illegible]共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
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
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
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
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
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
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
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

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無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宋役伊幼競進鄉里差美[illegible]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摽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摽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魏書八十七

魏收書節義傳七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魏書八十八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

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儒弱貽咎録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沈浮季叔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為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淆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為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袞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苻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之響竟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

拜鎮遠將軍賜爵平皐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
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
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
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
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
即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
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
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皐
侯謚曰宣

子純字道當襲爵鎮遠將軍平皐子坐事爵
除
純弟代字定興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
將軍營州刺史謚曰惠侯所歷著清稱有父
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靈遠將軍汝南太守
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貲惟有牛爭之
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愕然曰汝甫當以一
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耳豈有訟理即

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
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
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秉氏人父壽興沮渠牧犍庫部郎生
冉爲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賞於季
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
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
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歷徐州任城王
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吏帶淮陽太
守郯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追贈龍驤將
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
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言其
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飜之第三弟也少自脩
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羣言

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
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
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重加之遷司徒法曹行
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
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之曰宋世景精
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
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
曹深著稱績頻為左僕射源懷引為行臺郎巡
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徙七

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
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
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
不減李沖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
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
為國子博士尋薦為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
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
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治濟州刺史鄭尚
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

一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弔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爲功曹起家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莅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群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勸可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二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曰案慶胤自莅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以己粟贍恤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姓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

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
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不殊請更改授世
宗曰今依勞行賞不論清濁卿何得乃復紊清
濁爲辭亮曰鑒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聖明是
以敢啓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授命前驅掃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

世宗笑曰卿欲爲朕掃定江表揃平蕃衍揃平掃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楯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守一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

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
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
吏迄今追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
史初亮之在陽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
討元又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
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由是徽音獲免二年
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希
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
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瘞纂以私財殯葬由
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
豫州司士稍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
葙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從
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勑纂緣淮慰勞
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戶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
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
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

稱之又詣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
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遷漢陽太守並以
清白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招慰
逆氐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
父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寧遠軍陰
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勑纂監京倉賑給民廩
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
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
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

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
略群氐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
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
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
爲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
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
水灌城榮遂以纂爲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
定州刺史薛曇尚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
郡纂以疾辭少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

蔬食敝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己終無受納為百姓所思號為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荷堅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甡偉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為尚書倉部郎中行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治中以風聞為御史所彈景哥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為趙郡太守為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還酉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

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眞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諏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入於關西

竇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為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冏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介朱榮官

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
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
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
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
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
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
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
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
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

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敷奏偃然前
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
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
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爲擿句天平中除鎮東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
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
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
甚美爲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誡約
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

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
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甚稱
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
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
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
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
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
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
刪泰革弊遷澆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既
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
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
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
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易論蓋謂父母祖
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
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
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
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
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

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
殺子南其徒曰行乎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玄棄疾
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
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
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
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
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
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

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
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
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懷
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
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
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諠
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
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
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

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賛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去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毋殺其父子復告毋毋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察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公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盖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尋尚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

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朞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朞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

毋略書夫人遜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謫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子彭生案即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遣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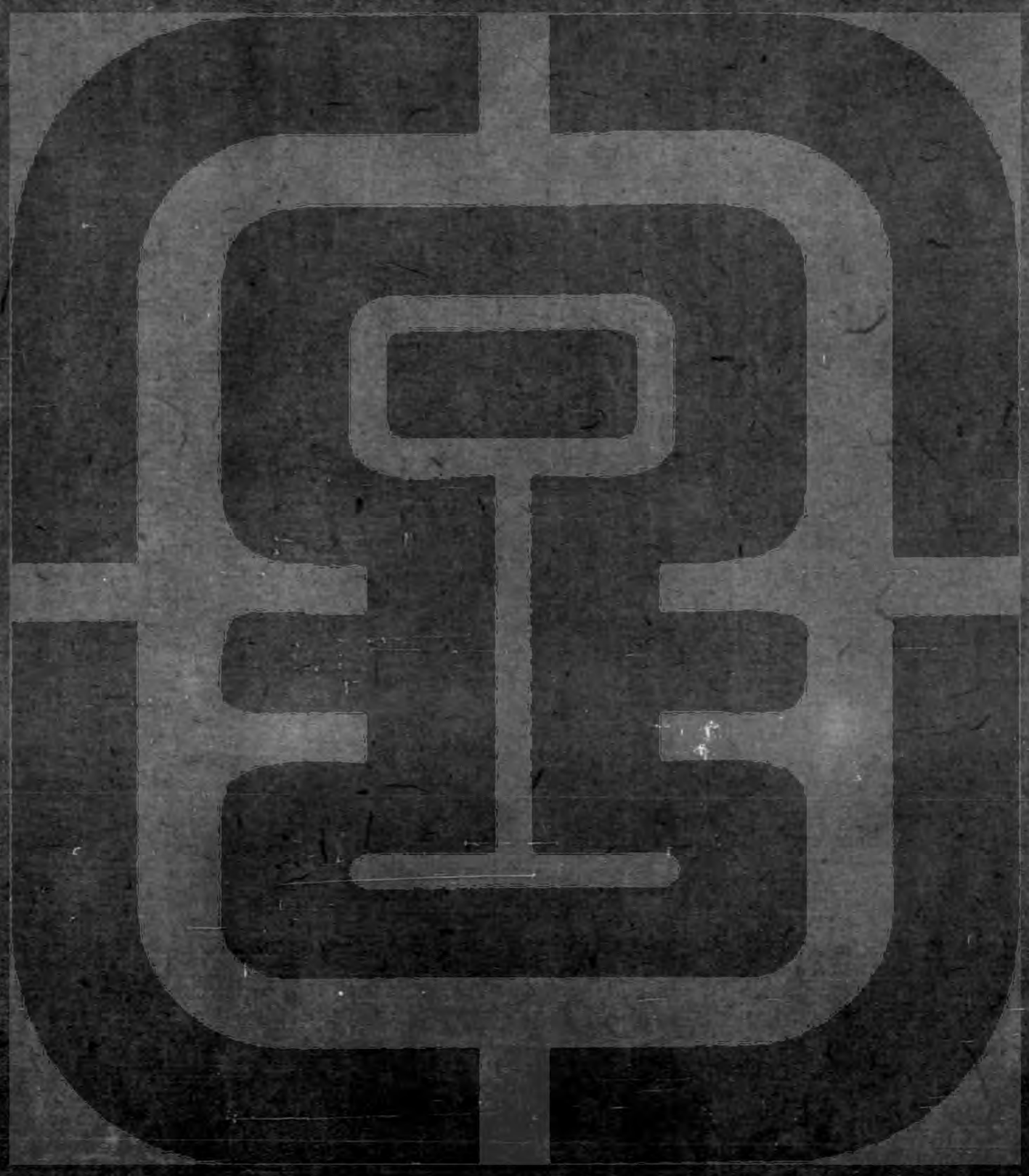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弟子也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

判署後爲尚書左士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
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爲鎮南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
治有能名女妓吏踰踰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
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
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表質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
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
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
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兗州

刺史諡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
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
下乃上言請加旌録詔曰昔五袴興謡兩歧致
詠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
故中山太守蘇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
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
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
匹敦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
壽興坐事爲閹官壽興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
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熙平中襲
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厲威將
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
因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嶷據城起義
淑贊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未幾尒朱汝
歸凝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太
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

甚有民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
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
加中軍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興和二年拜中山
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
吏民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
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獻武王追
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子子且襲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闕

列傳良史第七十六

魏書八十八